

其居在祕書省東連墻起樓樓下築臺每延宴客張樂必於其處有閩士獻書警之曰宅西正是三館職多窮寒措大羨人富貴於心常以弗堪稍遷則為臺諫給舍或能害我是後遂不復至此書雜於故紙中故外間得見之貂墻僭侈之極罪不可勝誅尚爾漏網高宗閱其鈿榻水精盤謂宮禁所無有

呂氏綠毛龜

呂德卿家畜一綠毛龜於盆中 久而甚馴每至日午以小竹杖擊水面必應聲而出即就伏頭挿生猪肉數小齋飼之食盡復入凡如是兩歲未嘗少差稚兒欲為戲用此時擊水出而取之真於定盆次日歸之至午不復出經六七日使童沒臂求索則死矣此一介虫之微愠於失信寧不食而死異哉又魯子禮書室石斛中育白龜僅若小錢大背文皆黃金色有光采射目目如漆後因以鰕醢與食金文脫落而斃秀州市民杜會有一龜若葉瓢然詢其人云自始得時以鐵捲束其腹背故如此又一道人盆養二龜行丐背狀如鱉而龜文咏若鸚鵡尾之長與身等鱗甲班班然此四者皆與常異也

吳法師

呂椿年幼子年三歲以紹熙癸丑夏得痰疾父母憂之醫禱備至咸言有吳法師者符水極精宜使治之乃亟往邀請復以百錢顧廛市一小兒令附語吳訶責詰問勅神將縛其手即徐徐高舉手為受繫之狀繼令縛其手即然叱之曰汝是某鬼乎兒僥首曰是凡所扣數條皆咕囁應聲又曰吾不忍治汝汝要某功德乎兒領首謝曰幸甚旋叱使去兒冥然仆地少頃而起法師退呂氏詢小兒適絕所見尚能省憶否荅曰我貪百錢之利

故一切從彼言其執縛對答皆我自為之仍以久立脚力疲盡
是以隨問點頭且欲事了後出外睡一覺耳衆相視大笑而罷
幼子亦自愈

人生尾

臨安薦橋門外米市橋之傍有賣騏豆者腰間生尾長四尺餘
每用索纏縛數匝乃得出常為市中小兒窘逐必求觀乃止又
一丐者亦有之然才長數寸

陸思俊犬

秀州呂氏老幹陸思俊家蓄一犬甚馴凡七八年陸夫婦繼亡
遂空其室而扁之太猶日卧戶下僂僂然聞往來他處已復歸
常作聲烏鳥若有所尋索而悽咽者鄰人不忍視或以糟糠呼
飼之亦不食久之肉骨長號數聲而斃

元顏亮詞

建康歸正官王和尚濟南人能誦完顏亮小詞其詠雪昭君怨
曰昨日樵村漁浦今日瓊川小渚山色捲簾看老峰峦錦帳美
人貪睡不覺天花剪水驚門是楊花是蘆花其中秋不見月鵲
橋僂曰持盃不飲停歌不發坐視蟾宮出現片雲何處忽飛來
做許大通天障礙愁眉怒目星移斗轉懊惱劍鋒不快一揮揮
斷此陰霾此夜看姮娥體態讀其後篇凶威可掬也

寶積行者

台州僂居縣寶積寺雖小刹而從來規矩整嚴紹興中僧圓悟
主寺事園人陳甲常種蔬菜來鬻直堂行者慶修竊其一畦陳
妻王氏知之而不克與競但仰空詛云我所失菜直一貫二百
錢教你做畜生還我已而慶修病傷寒因自汗失音困乏欲絕

疆問所苦不能言唯墮淚而已僧屬以粥飲疆灌之奄奄幾一
歲忽矍然而起語人曰向來實不合取陳家菜遭彼設誓憶昨
病瘖時見黃衫公人來云王大伯叫汝即以黑衣加我體大伯
者王氏兄也遂被驅入其舍後先已有七八人在彼矣約月餘
復獨挈我至陳園顧視自身乃成一猪窘急思歸而為繫縛且
以糟食餵飼我數月後肌膚充臆特貨於張屠正得錢千二百
屠施刀猛刺喉下痛不可忍大叫一聲歿如夢覺自是痿瘳徐
以其事詢諸人所說皆同傳記中載死而償債者多矣若慶修
生而為猪未之有也紫囊長老清可親見之

何左司

何萬一之陳諤憲叔皆福州名士平生最相厚善雖為鄉里文
博而情好不異骨肉淳熙十三年同為宰屬是歲之冬何出守

姑蘇財數月陳為左司即官其家媪夢何來言我如今不做平
江知府別受得好差遣官况極勝前時又與而官人同官我心
甚喜可先次為報知寤而告陳莫曉所謂儼報何下世媪復夢
其金章紫綬乘白馬尊從溢目謂媪云我先去赴任爾說與左
司治疊行李了早來媪再以此告陳始憂寤不知所以為計
遂卧病少日而卒呂德卿時監封樁庫陳為提頤官自為呂說

清塘石佛

湖州周司戶幹僕陶忠收掠僦債之直每日暮必經由清塘門
裏常見河畔髣髴有光自水際出凡數十夕皆然漫記其處旦
而往訪尋得一方石四面皆鑄釋迦佛像即取以歸香火供事
甚謹石理細潤可愛遇天將雨先一夜必有水珠出以之候陰
晴未嘗不驗時乾道初年也陶氏自此儲積漸以豐腴至淳熙

甲午其子顯真黃頭雀籠於佛室相近處遺矢污像不加拂拭
忽風雷中夜暴震迨曉失佛所在窮人力搜索不復可得未幾
顯病疔瘻為黃衣卒逮至獄廟神斥數其罪命與伏二十驚覺
視之臂無膚矣醫者以杖瘡膏貼傳月餘乃愈明年夏頓苦煩
悶赴水而死家日貧窶一切如初

趙葫蘆

宗室公衡居秀州性質和易善與人款曲但天資滑稽遇可啓
顏一笑衝口輒發里閭親戚以至倡優伶倫無所不狎海見之
者無敢不敬畏因寡髮俗目之為趙葫蘆遂為好事者作小詞
詠之曰家門希差養得一枚依樣畫百事無能只去籬邊纏倒
藤柴回水上軋捺不翻真箇疆無處容他只好熒天照作巴讀
者無不絕到蓋亦以譔受報也

庖宣贊

戚方既罷鎮江都統制謫竄長沙後自便居湖州乾道七年苦
腰股沉重之疾藥石鍼艾俱弗効既而奇痺不忍乃寘醃熾火
橫股其上使熱氣蒸噓方得稍解如是累月而死正因時侍妾
秉燭進藥見燈焰上現人頭數十已則蒲帳皆然殆以千計其
一差大指戚曰此庖宣贊也蓋戚為巨寇時破廣德軍凡官吏
自太守以下皆舉室屠戮每斬首竟則剖其腹折其股而突之
以錢獨教授一家得免庖君任兵鈴罹禍尤酷妻卞氏色美戚
以為妻逮命絕之際人皆知為寃業云卞氏亦繼死子世顯坐
殺人於部城掠其楮幣受極刑云

榮侍郎墳

榮茂實侍郎葬於湖州卞山之西南後十年道人徐存真過

其家謂庵僧曰此地本佳但近來旺氣已走了其家衰替當只在三二年間急卜宅兆域改遷猶可救一半儻因循不問禍至無日矣僧以告榮之子簡殊不屑意蓋事緒至大非指日可办也既而簡殂諸孫鉛山主簿撫辰南康司理應辰任和知縣授辰相繼而亡諸女婦輩死者十七人今唯桃源主簿拱辰存墳墓所係如此豈偶然耶存真者亦異人矣

王雙旗

忠翊郎王超者太原人壯勇有力善騎射面刺雙旗因以得名嘗隸劉武忠軍為步隊小將後解兵籍得湖南巡檢坐贓削官編置岳州遂入重湖為盜賊人奪貨至於黔配然惡習不悛曾遇道人授以修真黃白之術乾道庚寅辛卯間年八十矣時岳陽民家遭劫被害者數人且姦穢其婦女累歲捕賊不獲福州通江人黃士宏為平江尉正葬塋也悉意踴躍之得盜十輩而超為之首既成擒下獄尉見其春秋已高而精采腴潤小腹已下如鐵而常暖呼問之知汝有異術信乎對曰無他技唯得火炙力耳每夏秋之交輒灼艾數千炷行之益久全不畏寒暑能累日不食或一食兼數日之饌皆不覺大飢大飽豈不聞土成磚木成炭千年不朽皆火力致然耶鞠其過犯略不諱隱結正赴郡論斬刑劊者剖其腹得一塊非肉非骨凝然如石蓋其炙火之効惜其不自檢束至觸大惡抵極典翻為養生之累其無識甚矣士宏說

金鷄老翁

趙師輔居湖州武康上栢園覺寺乾道九年春為父謀葬地久而未得夏五月夢一翁雪頰白衣右手抱金鷄與語云吉卜只

在三十里內明日便可得時所營茫然無緒未敢以為信明日正午寢寺知事僧來謔言有一道人持經帳為某家售地輻即令引入詢之迨晚偕詣其處問山名乃金鷄峯也頓悟昨夢人喚主至商價須百千喜而酬之成券之日又適辛酉寢穴坐壬向丙於青囊家指為佳城葬之次年輻以進士登第

慶喜貓報

呂德卿親戚家一庖婢曰慶喜置兔暗於厨為猫竊食而遭主毋責罵不勝憤憤擒猫擲於積薪之上適有木又與腹植簽刺洞腸胃流出叫呼彌一晝夜而絕後一歲此婢因暴衣失脚仆地為鈷竹片所傷小腹穿破洒血被体次日即亡殊似猫死時景象盖寬報也

臨安吏高生

朱思彥則淳熙初知臨安縣因鉤校官物得押錄高生盜侵之過其妻尤貪冒每攬鄉民納官錢詐給印抄而私其直時高以事上府先逮妻送獄高歸詢詰之應吞殊不遜遂併鞫治囚繫月餘日加緝訊一夕丞定牢二人哀泣言楚毒已極恐無生理丞惻然憐之會朱延過客飲宴席未散乃為破械出之使潛竄跡明年丞詣縣與朱言高某為胥長而夫婦盜沒民錢且對長官咆哮誠宜痛治然久在囹圄昨夜呼其名已困頓不能應不見責出之旋聞皆到家即死幸不隕於獄不必彰聞其子亦願歛瘞既從其請矣失於顛擅此請悚然朱喜丞之同嫉惡又處事委曲無跡致詞言謝迨反室復念彼罪不至死一旦併命異時豈不累已正不然將有陰譴寬崇之撓自是寢食為之不寧遂見二鬼裸形被髮筆痕遍體徑前挽衣裾曰我罪不過徒隸

乃淪寘塗又使縣丞屏去骸骨慘忍如是非得爾往地下謹辨
斷無相捨之理朱噤不得對遂感疾鬼朝夕在傍丞來問疾朱
告之故且曰思不忍一時之慎至不可悔今又奚言丞笑曰兩
人實不死吾憫其困而脫之匿諸邑下親戚家而給以亡告耳
朱曰若是則日夕現形吾前者為何人丞曰此憂疑太過所致
當呼使來甫經宿果至拜於階下未登時心志豁然厥疾頓愈
命高復故役焉或又言朱所治胥真死而常出為厲任漢陽復
州守時恍惚見高入府猶怒昏人敢誰何及兵校不捉搦皆決
杖有黥配者郡民知曩事莫敢白至今未能安泰云

許六郎

湖州城南市民許六者本以貨餅餅蓼撒為生人呼曰許塘餅
獲利日給稍有寬餘因出子本錢於里間之急缺者取息比他
處稍多家業漸進遂有六郎之稱乾道六年病死其甥女嫁秀
州魏塘陳氏鄰家牝犬生三子其一白色腹下有褐毛五字曰
湖州許六郎甥女往視信然使其夫持千錢買之未忍報許子
而許氏為亡者設三七齋會一家皆夢見之應計云我在生無
顯過只緣放錢取利太多致貧民不能償或鬻妻賣子坐此墮
犬身猶幸生於陳婿之鄰外甥已贖我可便取歸然不過一百
日則業緣盡矣明日其子即遣僕往陳氏甫到乳犬迎門搖尾
僕以絮窩負之歸至家據主席而坐兩眼淚落妻子不勝悲惋
拳育盡志滿百日果死

童七屠

台州近城三十里有小寺亦曰徑山路口有屠者童七累世以
刺豕為業每歲不啻千數又轉販於城中專用之以肥家淳熙

初元歲夕家人夢先亡祖考盡集云因小七不改故業我等皆已十餘次死於其手今園中所蓄搃是我輩然還債已足切勿更加殺害至旦往視之群豕首悉變為人若祖若父若伯叔若姑姊妹皆悲酸出言大略與昨夢所告等而下體固畜類也頃之復故而外人無所見童遽空羣捨入寺且飯僧懺佛痛自洗悔而改貨紗帛以自給至今猶存

淳安潘翁

紹興二十五年忠翊郎刁端禮隨所親邵運使往江西經嚴州淳安道上晚泊旅邸日未暮乃縱步村徑二三里入一村舍少憇見主家夫婦春穀問其姓氏曰姓潘婦淪茗以進聞旁舍窻窳有聲試窺之乃一無頭人織草履運手快疾刁大驚愕扣潘生生日此吾父潘翁也宣和庚子歲乃遭幫源方賊之亂斬首而死某偶逃外得脫還訪尸於積骸中尚可辨認昇以歸手足猶能動肌體皆溫不忍斂殯唯造小函寘首埋於屋後而用藥傳斷處其後瘡愈別生一竅欲飲食則啾啾然徐灌以粥湯故賴以活今三十六年翁已七十矣刁亟反饋即神志恍然不寧者累日後每思之毛髮輒洒也己志所書廣民亦如此

湯教授妾

湯衡平甫臨安人登進士第待某州教授闕就上饒王侍郎家館舍携帑寓於門屋之側乾道中王氏遭火災焚燒俱盡湯妻得驚疾致亡寔於彼處湯後至都城買一妾頗有色藝悉取故妻箱笥首飾付之嘗以清明節上冢將偕遊山未及行白晝見妻舉手搗妾碎其冠珥裳衣肆擊移時乃沒舉室怖駭又不敢招邀巫法毆禦湯於是為檢拾遺物可直千緡盡付寺觀追營

薦嚴妾病踰月方愈影響亦絕

高子潤

文林郎高子潤淳熙庚子歲為真州判官因被疾夜夢神人告云汝前生作官誤斷公事陷一平人於死今雖隔世猶日日伺隙欲償寃對以吾衛護之故未能前然恐終不能庇汝若能急納祿不獨可以延年兼此鬼亦不復為祟矣高悟以告妻子使治歸裝明白郡守乞致仕守留之甚力高詳舉昨夢云儻知而不去恐不脫死守愴然即從其請上諸朝時相嘉其恬退奏於合遷秩上更加一官歸秀州居東門之外一意治生遂為富室且賦性倜儻有氣義高氏巨族也姻黨至多以窮來言者必蒙其惠或云方夢神人時他有緒訓既不能為人言故莫能審

鄭四客

鄭四客台州僊居人為林通判家佃戶後稍有儲羨或出入販買紗帛海物淳熙二年偕其僕陳二負擔至摘星嶺鄭有姑嫁於嶺西十里間將由徑路往訪之日色已晚忽值暴雨不能前遇一空屋趨入泊憇旋敲石取火拆葦籬炊燃覺積橐下若有物蠕動視之乃三乳虎亟以隨手矛刺殺之而用他木撐閉門戶少焉聞撞扉聲極猛窺諸隙中蓋眈眈兩大虎其一銜物長數尺頓於地其一舉爪穿闥中意欲突入鄭以利刃斷其三爪兩虎皆捨去良久審視如人呻吟莫敢啟關迨旦出視乃通判之女為虎所搏幸無損傷鄭負以下山迤邐回縣送歸林氏一家方聚哭不勝喜厚謝鄭生鄭因此小贍亦懲虎暴不復為齒矣

聖七娘

建炎初車駕駐蹕揚州中原士大夫避地來南多不暇挈家淄川姜廷言到行在參選以母夫人與弟孚言已離鄉在道久不得家書日夕憂惱邦人盛稱女巫聖七娘者行穢跡法通靈能預知未來事乃造其家焚香默禱才入門見巫蓋盛年女子已跣足立於通紅火墻之上首戴熱釐神將方降即云迪功郎監潭中南岳廟姜詵問母與弟消息更十日當知又三日可相見姜聞語敬拜積憂稍釋恰旬日果得書又三日家人皆至姜悲喜交集厚致錢往謝一切弗受唯留香燭幡花而已姜後為工部侍郎每為客道此

呂德卿夢

呂德卿自贛州石城宰滿秩赴調夢人持榜子來謁曰前信州通判洪朝奉其字廣長二十許蓋予大兒也前此無一面之雅叙致但云以家君於門下託契故願識面今亦將相與周旋矣覺而熟念不能測時大兒已除倅福州既還鄉里後數月被受甲寅覃霈遷秩之命告中乃載云洪擇等五人擬官如右遂同轉朝散即始憶前夢

范諤妻

范諤字昌言夷陵人好學工文娶白雲郭先生順正女為妻夫婦絕相嗟年過三十而郭氏死諤夢之如平生挽其裙曰與我同行諤謝曰汝不忘疇昔恩義至厚吾亦何辭但親老子弱勢難如願耳郭曰既不可同歸須勿赴省試乃可自是諤屢舉於春官每在塗惴惴然恐蹈不測雖無所患苦竟坎凜不第以沒勿赴省試之語斯其兆與

伍相授賦

建昌李朝隱字善美其家素事伍子胥之神甚謹民俗呼為相
王有禱必應李在大學以寇至守城得免舉夢神遣駛步示以
賦一首其題曰光武同符高祖夢覺不能記憶次夜再夢且使
熟讀遂悉記之紹興辛亥江東西舉子類試於饒州正用前句
作賦題遂奏名後官至左通直郎

董性之母

饒州德興縣常豐村士人董性之母李氏淳熙十二年五月苦
腹疾是時村野間多嬰此患李疾勢日進七月九日夜半氣息
不續家人相守啜泣棺斂衣衾悉已办治天時正暑須臾即就
木翌日卯刻微若欠伸扶起坐乃言曰吾始落冥境初行平陸
曠野數里許入大城聞人聲嘈嘈而眼界絕闊一無所觀自分
必死矣以口語心曰吾受持觀音普門品經凡三十年未嘗少
懈今一旦入鬼錄佛如有靈不無覲幸於是大聲疾呼救苦觀
世音菩薩僅百聲恍若有以右手把吾左臂而偕行者纔三十
餘步漸覺光明如晝乃一婦人瓔珞被體璀璨照耀香氣芬郁
相好端嚴吾知為菩薩示現告使救命若曰爾數已盡緣善根
素具故來相援宜急歸勿留更半紀復相見吾方作禮敬謝則
舉步愈高相距愈遠指西方而去遥望幡前蓋導金碧輝晃使
人蕩心駭目旋使夢覺不知身之卧此榻也自是康樂安平後
五歲紹熙元年八月十七日無疾坐逝性之自為文記其事

董參政

廬陵董體仁參政 德元 累舉不第用特恩得州助教貧甚無以
自養乃從富人家書館紹興丁卯秋試諸生有赴漕臺請舉者
欲使偕入貢場董年時已高無復有功名奮飛志不肯徃強稅

以東道過臨江郡守彭子從合鄉人也視其刺字曰老榜官耳
何足道略不加恤是歲預薦選次年南省奏名廷試居第一以
有官之故詔升王宣子居上而董次之恩例與大魁等得左承
事郎僉書鎮南軍判官歸次臨江彭守遣介持公狀迎候董批
絕句於紙尾曰黃牒初開墨未乾君恩重許拜金鑾故鄉知已
來相迓便是從前老榜官彭聞之慚悔自是六七年董驟進用
為侍御史彭不敢出求官已而董執政適揆路虛席遂行相事
起彭為廣東使者人善其能損怨云

南岳廟梁

淳熙中南岳廟火詔潭州重修命湘潭令薛大圭督役所用材
木絕大深山窮谷來殆遍而正殿缺一梁當長五丈而徑五六
尺者乃中度搜訪不可得或言相潭竟內黃岡白馬大王廟前
有巨杉其高厚雲他處所產皆莫及今將集事非此木不可但
廟神靈威怖人那復敢相近薛審訪得實即具文牒遣邑尉王
以寧焚於廟下然後頌工匠百輩厲斤斧伐木至其傍見長蛇
蟠踞根株匠手顫股栗拱立相視尉遣信馳報薛薛策馬親詣
廟致牲牢酒醴敬禱曰此方壤地皆岳帝所司今崇建宮宇出
於制勅區々一木當以為棟梁之獻尚何愛惜哉取杯玦擲之
得吉卜於是百斧併進聞樹杪鏘然如劍戟聲匠懼欲止薛不
聽明日樹根汁出如血迸流蒲地大聲如雷樹既斷而盤空旋
繞欲墮不墮薛麾衆趨避復白神云既已許我願勿以光響震
異動人如是者踰時方仆還謁廟莫謝神像遍體悉拆裂觀者
落膽疑樹蛇是其精鬼云

富陵朱真人

安處厚廣安軍人為成都教授嘗過太慈寺主僧待之甚至寺
據一府要會每歲春時遊人無虛口僧倦於將迎唯帥守監司
來始備禮延佇視他官笈如也安蒙其異頗怪而問之僧曰昨
夜三鼓外人傳呼云中書相公且至凌晨而公來知他日必貴
所以奉待安以上書論學制召拜監察御史後為湖南轉運判
官頓聞詩自御史謫監潭州稅夢於江岸迎中書相公識其面
目甚悉是夕報安入境明日見之宛然夢中人也安又曰言為
諸生時夢人導至大宮闕望負官被冠服坐殿上時江濱神先
在廷下與同班神居其上良久真官命吏引神却立揖已居上
既拜謁召升殿賜坐某請曰江濱尊神蜀人素所嚴事何故班
在下真官曰鬼趣安得處神僊上汝生前乃富陵朱真人今生
當為宰相但恨鼻準不正爾覺而默喜嘗作絕句以記所見云
夢游僊館逢真侶為說生前與此身本是富陵朱隱士生來入
世秉陶鈞孫宗鑑著東臯雜錄此事且謂安位止同知樞密院
而贈特進蓋寄祿文階舊為左右僕射也予以其說為不然安
當紹聖中為諫議大夫一意附章子厚及蔡京下故有大惇小
惇滅人家門之語至指司馬公呂汲公劉莘老梁况之為大逆
不道士大夫以訴理書牘被禍者七八百人可謂元惡大憝神
僊宰相之夢出於其口妄自尊大冀聞之者不敢議已耳清都
絳闕之人雖謫墮塵世必不如是也唐小說載李義府林甫虜
祀皆稱為上仙殊與安相似安小子却坐指斥誅次子却窺流
涪州其祀遂絕上天昭昭疎而不漏也

葉祖義

葉祖義字子由婺州人少游太學負雋聲天資滑稽不窮多因

口語譁浪所至遭嫌惡嘗曰世間有不分不曉事吾以一聯詠之曰醉來黑漆屏風上草寫盧仝月蝕詩後登科為杭州教授輕忽生徒及同僚無不歛怨一旦以事去官無一人祖饞獨與西湖僧三兩人差善至是皆出城送之葉與之酌酒叙別半醉酣歌曰如夢如夢和尚出門相送聞者絕倒

醴陵尉

醴陵縣尉者失其姓名舊嘗有風疾既而平愈後到官因受檄往衡陽方田入山谷深處無肉可買見從者捕得穿山甲烹食乃嘗數鬻病遂作左手足俱廢於是謁歸孫少魏赴永州遇之於途憐其困苦搜篋中藥一兩種漫與之經旬日聞其人一旦強健沉疴脫然意以為藥之效暨至永閱圖經云穿山甲不可殺於堤岸其血一入土則堤必潰壞不可復塞蓋此物性能透地脉也始悟彼尉宿恙暫作而愈者亦氣血通暢致然吾鄉多此虫而無滴血壞堤之說

道州侏儒

道州民侏儒見於白樂天諷諫今州城罕有唯江華寧遠兩縣最多孫少魏過其處詢諸土人云皆感獼猴氣而生者也猴性畏竹扇聲富家婦每妊娠就寢必命婢以扇鞭扣其腹則猴不敢近貧下之妻無力為此既熟睡往々夢猴來與交及生子乃矮小成侏儒兩縣境接昭賀去九疑山五十里皆瘴癘之地山嶺之上猴千百為群相挽引殊不畏人其精魄又能為人害如此

開福輪藏

潭州城北開福寺五代馬王時所建殿宇宏麗唯經藏未作轉

輪邦人前後欲營之輒不果政和四年甲午住持僧文玉始於
舊藏一新之於棟間得一板題四十五字云吾造此藏一新之
多初欲為轉輪衆議不可後二百年當有成吾志者是時住院
者荆山璞化緣者中秋月匠人弓長玉傳示於衆莫能曉有識
者解之曰荆山璞即文王也中秋月即化緣僧智圓也弓長者
塔匠張其姓也推考立寺之歲當梁正明元年己亥正馬氏有
國時恰二百年矣

李綬祝火

觀察使李綬雖生戚里而律身甚嚴不妄語笑交游間稱為法
度士所居在東京報慈寺西一日寺中火延燒於外將綬宅家
人童奴荒窘奔走徙置箱篋帑藏綬叱之不聽出而索公服焚
香再拜祝曰若李綬家有贓賄願天速焚之火將近數步而滅
嘗大書屏間曰布施不如還債修福不如避罪真格言也唐時
王參元遇火災家無餘儲柳子厚貽以書謂京城人多言足下
家有積貨士不敢道足下之善一出口則蚩蚩者以為得重賂
今乃幸為天火之所滌盪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噫世之以
官為家而建干霄連雲之大第視李君之事可不慎哉

文迪家蛇

餘干縣潤陂巡檢寨兵文迪善捕盜以功積遷都虞侯死後十
餘年妻亡其子百一者奉喪於家忽見巨蛇如人臂長可丈許
纏其棺莫知所從來一家怖懾不敢近越兩日乃去徑入鄰卒
張進之室殺之甫數日張死百一亦繼之紹熙四年五月也

李義坊土地

慶元元年正月平江市人周翁瘡疾不止嘗聞人說瘡有鬼可

以出他處躲避乃以昏時潛入城隍廟中伏卧神座下祝史皆莫知也夜且半見燈燭陳列兵衛拱侍城隍王臨軒坐黃衣卒從外領七八人至廷下衣冠拱侍王問曰吾被上帝勅令此邦行疫爾輩各為一方土地神那得稽緩皆頓首願聽其中一神獨前白曰其所主孝義坊誠見本坊居民家家無過惡恐難用病苦困之王怒曰此是天旨汝小職掌只合奉行神復白曰既不可免欲以小兒充數如何王沉思良久曰若此亦免得遂各啗而退周翁明旦還舍具以告人皆哂為狂謔無一信者至二月城中疫癘大作唯孝義一坊但童稚抱疾始驗周語不誣迨病者安痊坊衆相率歛錢建大廟以報土地之德

西安紫姑

吳興周樵巽伯乾道五年知衢州西安縣招郡士沈延年為館客邀至紫姑神每談未來事未嘗不驗尤善屬文清新獨拔出人意表周每餘暇必過而觀之嘗聞窓下鵲噪甚急周試扣曰鵲聲頗喜未審報何事即書一絕句末聯云窓前接接緣何事萬里看君上豹關周笑曰樵乃區々邑長犬僊一何相奉過情邪是日周與一小吏執箕箕忽躍而起奮筆塗字俄又昂首舉筆向周移時若凝視狀諸人皆悚然徐就案書數十字大畧云平時見大尹神氣未清面多滯色今日一覘犀顛日月角明天庭瑩徹三七日內必有召命之喜當切記之毋謂譴語時十月下旬也至十一月十三日大程官自臨安來報召命越二日省帖下以周捕獲偽造楮券遷一官仍越都察審察距前所說十有八日云後三年周從監左藏西庫擢守婺沈偕往周欲延鄉僧智勇住持小院白僊曰此僧絕可人工琴善奕仙能為作請

疏否援筆三書其警句云指下七絃彈徹古來之曲局中一看
深明向上之機詞既藻麗且深測禪理通判方案宴客就郡借
妓周適邀僊從容因求賦一詞往侑席僊乞題指餅內一捻紅
牡丹令詠之又乞詞名及韻令作瑞鶴僊用捻字為韻意欲因
險困之亦不思而就其語云觀嬌紅細捻是西子當日留心千
葉西都競栽接賞園林臺榭何妨日涉輕羅慢褶費多少陽和
調燮向曉來露浥芳包一點醉紅潮頰雙靨姚黃國艷魏紫天
香倚風羞怯雲鬢試挿引動狂蜂蝶况東君開宴賞心樂事莫
惜獻酬頻疊看相將紅藥翻階尚餘侍妾既成樂事加點其他
詩文非二皆可諷翫周以紹熙甲寅為福建安福叅議官大兒
件貳福州得其說如此

黃陂丞

黃州黃陂丞某者為人甚粹謹居官無過嘗晝坐書室繙閱文
史忽見一頂冠女子立於傍其色憤怒言曰官人我相尋許久
又却乃在此且得見你別一嫗若乳母抱嬰兒同來出語勸解
云許多時事何如且休冠者應曰來日却相見如期後至色愈
怒猛批丞右頰十數嫗又勸止俄以嬰兒授冠者亦批丞頰十
掌自是逐日一來必批頰至踵痛不可忍縣宰建昌李德叟率
主簿尉偕視之二婦了不避隱德叟祝之曰丞公有母垂老何
不少緩之料必前世宿冤當令具大功果相資薦庶得解脫願
夫人哀念皆謝曰長官聰明一見便測知本來然此事不可索
休今且去遂寂無影響縣為申郡乞解官尋醫踰月吏部符下
乃治舟將東歸吳中同僚祖餞於江亭臨分袂丞愕然曰又來
也而他人皆無所覩丞大聲呼叱曰刺眼睛即舉手自刺雙目

繼剖出肺腸滿地而絕時宣和中德叟名秉

水太尉

李遠字夷曠建昌公擇尚書子也為發運司幹官嘗捧檄河北晚抵一驛候吏先至見已有牌白水太尉召問驛吏此何處官員亦不能知所自審聽其中間無人聲候吏以發幹牌挂於柱李亦至則聞有詬罵音曰彼此是仕官安得相逼我蓋某官之孫某官之子舅係某人所稱皆將相大僚而姓名乃唐時貴達者李不荅亦不與競姑就廡下憇泊俄又聞有女云待遷出還發幹正位少頃一髻髻兒裸裎唯著犢鼻裩身如金色年可十五六携兩空桶先出繼一婦人椎髻曳皂裙牽白馬如雪最後一老翁裹圈脚幘頭衣黃衫挑馬杓并皷刷之屬若圈者然唱云太尉揖髻兒鞠恭一揖徑趨去俱至驛門外入大池水心而沒子頃聞王嘉叟嘗談此事

胡秀才

樂平梅浦胡秀才為人愿慤讀書應舉鄉黨稱善人骨肉鄰里間無纖芥媿怨家事付之子弟未嘗關心忽若有不懌語其妻余氏曰吾欲自縊妻聞言駭愕百端釋之終不領畧妻竊以為憂凡房內條繩衣帶之屬悉密加藏隱夜則使卧於床裏且命一婢宿踏凳上所以防閑之甚至踰年後稍益厭怠一夕失之急吹燈繞屋遍索乃在織中用絲一巨握紐為索繫頸於機上体冷舌出死矣

楚陽龍窩

吳興鄭伯膺監楚州鹽場曹局與海絕近常觀龍掛或為黃金色或青或白或赤或黑蜿蜒天矯隨雲升降但不覿其頭角出

人云最畏龍窩每出則必有漲潦大為鹽鹵之害一旦忽見之乃平地竇出一窟傍穿深竅蓋龍出入之處也場衆往視無獲踪跡滿穴皆龜螿螺蚌或於蚌內作觀音像姿相端嚴珠琲纓絡楊枝淨餅無不備具又於蟹捲內一鬼毛髮森立怪惡可怖如是者非一擲取數物藏貯之今為浮梁令間以示客

朱顯值鬼

饒卒朱顯為吾家養馬二十年謹畏無過慶元元年六月以事往樂平程氏與他卒同歸至鹿岡於二十六日白晝忽拱手向左方三揖同行者問其故曰見三四官員聚坐如何不唱喏而彼處通達了無所覩方疑其恍惚冥罔中俄頃即低頭再惱痛僅能扶至旅店已不能語迨夜而亡居人言顯拱手之處舊有小廟疑其鬼為厲也

鄂州綱馬

秦蜀買馬入東方率以五十匹為綱遣兵校部押馬多道亡於是置監漢陽憇洎五日以候三衛江士諸軍取發先赴湖廣總領所對驗毛色齒數與四川馬司者無異然後即路乾道九年殿前程副此役至漢陽卜日將濟江卒當長云舊例必具牲酒詣城隍廟謁賽乃行則長塗無他慮程不荅再言之忽怒詬曰我取官馬何預於神叱使去是日晚絕江宿城下驛才五鼓悉控馬往總司湏啓關而入忽聞馬蹄聲從西來諸卒謂他綱至起立相戒各謹持控以防相遇聞觸之害俄頃間已至前暗中不能測其多寡即衝突踉蹌不可制如是而刻許天且明視他馬了無所見而一行綱馬死者幾半皆折脅流腸若遭矛戟衆以為程將慢神之咎時李元佐為總領

鄂聰二犬

李元佐在鄂州浔襄漢間二犬軀幹悍猛迥與他異命畜於後圃慮其或傷人常加維繫一日守卒暫解縱之使自如猶束其頸圍與卒營柵為鄰垣不固營犬十數成群競至其傍肆意侮齧襄犬以頸索拘縻之故不能敵俱遭搏噬守卒擊逐群犬去而曳以歸復繫諸故遂十日不食若忿恨然衆卒或相與言此二犬非儕輩可比反遭傷害今而弗食豈不懷報之志乎盍為去其縛使得逞憾以快勝負僉以為然乃縱之營犬望見為如前可欺群吠而至二犬奮迎之勢若猛虎之視羊豕或絕其咽或破其脅皆立死凡殺四五犬餘悉奔遁衆卒烹食死者肉厭飫外復以歸遺子弟經旬日頗念得肉之利又解縱如初徘徊抵暮略無一束者俄有兩虎麗頗大出不意而至雖持挺毆逐不肯退少焉客主各隕其一存者流血呻吟而散不越夕併死蓋四大競鬪皆不獲免畜產銜怒不可解如此

行林院鷓鴣

洪府奉新縣之東三十里有僧舍曰行林院院有松岡巨松參天禽鳥羣栖其上鷓鴣最多每歲字育及秋乃去鄰邑建昌控鶴鄉民王六等能緣木常升高取其雛以供饌積十數罹其害者以千計紹熙甲寅夏率其徒至松下繫小箴於腰間扳挾橋枝履虛而上將及木抄老鷓鴣在焉悲噪苦切已而群飛競集繞王生之身啄其股批其目王盡力挾松兩手皆不可釋其徒仰視之爭呼曰勿取雛且亟下未能及半啄攫者猶不捨遂顛墜死舉體如斧斫然

汝嶺牛虎

建昌縣控鶴鄉有汝嶺絕高從顛至麓且十里民居於嶺西者蓄一水牛甚大每旦則命小兒牧於嶺下聽其齧草至暮牽以歸淳熙己亥之冬忽失所在一家長幼山中遍索無有也意為盜所竊聞於保伍後三日有樵夫言曰爾牛過嶺赴救正見牛倚石崖下臨虎虎作勢相拒越衆莫敢逼民子頗勇壯奮刃直前將刺虎則牛虎皆已立死時方盛寒故僵而不仆民與二子還屠剥之視其內虎無他異獨牛之心膽皆已裂蓋雖力可格虎而振懼至是云

王宣二犬

紹興二十九年冬撫州宜黃縣劇盜謝軍九聚衆百輩椎埋剽劫至成殺里豪董縣尉家知縣李元佐適在郡尉遣弓兵出討捕都頭劉超者領數十人前行翌日王宣者繼之與盜遇超即遁宣所部不及盜之半大呼索戰鏖鬪黃山下宣素蓄犬二每出必從是時亦奮呼噬齧盜死者且二十人遂奔潰宣退休山上已而盜復還盡斫死者首携以出蓋慮為官兵所得識其形狀姓名累及親族宣望怒曰我殺之而縱彼取頭顱去則何從藉乎必取之於是率衆趨下舟見移晷反為所敗宣與二兵得三級馳取徑路絕田而西方穿橐栝中陷於淖盜追及俱遭屠斃二犬猶存守其尸位伍環集以事白於縣元佐回邑厚恤三家命治棺往歛仍即彼處立小廟犬凝立經日不食見家人來搖尾迎道至尸所宣既歸葬犬亦死邑人嗟異為塑於廟內以彰其義云

南昌胡氏蚕

淳熙十四年豫章蚕頓成桑葉價直過常時数十倍民以多為

憂至舉家哭於蚕室命僧誦經而送諸江富家或用大板浮蓮
管其上傍置紙錢而書標云下流善友若饒於桑者願奉此錢
以償乞為育此蚕期無愧於天地他不得已而輦棄者皆感額
起不忍心獨南昌縣忠孝鄉民胡二桑柘有餘足以供餵養志
於鬻葉以規厚利與妻議欲瘞蚕妻非之胡不顧喚厥子携鉏
刺桑下為穴悉窖之且約遲明采葉入市自以為得策飲酒醉
寢三更後聞床壁嘖嘖聲謂有盜舉火就視蓋蚕也以帚掃去
之隨掃隨布竟夕擾一家駭懼妻尤責言曩愆胡愈憤怒復決
意屏滌盡明日昏時乃定殊不自悔但恨失一日摘鬻之利俄
又聞嘖嘖聲胡呼曰莫是箇怪物又來也亟起明燈足才下地
覺為虫所齧大叫稱痛其子繼起亦如之妻急奔視則蒲榻上
下蜈蚣無數父子宛轉痛楚數日胡二死蜈蚣悉不見子幸無
他而外間人家蚕已作繭胡桑葉盈園不得一錢也

天王院古冢

隆興府城北望雲門外三里許有天王院院有舍利塔舊傳隋
仁壽中分布舍利於五十州建置寶塔此其一也初到院日有
頭鳥前道故又以鳥遮名之罹建炎兵盜塔毀基存其徒僅立
屋數椽以居莫能復舊觀淳熙七年杭人喻紳來為府鈐轄妻
徐氏夢異僧引詣廢寺有故塔遺址羣鳥聚焉徐氏素崇禮西
方甚謹覺以語紳使訪測厥祥或以天王院告因過之儼然夢
境也徐少時為韓蕘王妾後乃嫁紳饒於財盡捐囊中所藏以
告寺寺既久廢多為人蕘散其間紳白府帥悉起之凡十數冢
其一已歷年久絕深堅甃石鎮窰石外列小石人與近世明器
相類高數寸形相各異工製亦精巧役人爭取之又得小石碑

高不盈尺廣半之細視蓋陶埴所作範其上為蓮葉下為荷傍花中有真書文曰神武聖文皇帝之廟兩傍夾書曰貞元二十一年紳觀之而懼但留一石碑復掩其竈而高築其處今為法堂紳不敢言於人久之始密與李仲詩說約使勿廣按貞元乃唐德宗紀年以二十一年正月終十月葬於崇陵其生時稱聖神文武沒謚神武孝文此四字雖略同然本葬長安又碑在地中而印文曰廟不可曉也紳再任兵鈐與妻皆死於後

李氏乳媪

李元佐以紹興十六年監建州豐國監生女子買民妻陳氏為乳母女既長因不復肯言歸媪賦性曠戾常與人競視同列無如也乾道四年女嫁王氏以其好罵弗與之俱後三年李為戶部郎陳死於臨安赴歛僧舍旋命僕泣火化將以其骨歸明日僕往收燼未出聞喧呼聲其衆視之則有老幼數十人聚立火所曰火尸香如蓮花聞於外是異人也故來觀之僕為留一宿黎明呼僧誦經未集遠近已奔湊視灰中皆舍利衆競取之僕切於拾骨不暇尋覓只得十餘顆以歸色如泥金而光明可鑑其形若小兒高不盈寸李始嘆異訪諸媪媼此媪平日險惡有何功力致然皆云無他善業但每朝早起即誦蓮花經十餘遍不能記全文唯止憶三兩句有蓮花盆裏坐着玉仙人清鍾淨不聞如是而已媪前生罵人當積口業而用二十六年誦經之故獲報乃爾亦其善念堅固所致云

范隅官

乾道辛卯歲江浙大旱豫章尤甚龍實之作救命諸籍富民藏穀者責認糶令自津般隨遠近赴某所每鄉擇一解事者為隅

官主其給納靖安縣羨門鄉范主者在此選其鄰張氏當糶二千斛以情語范曰以官價較市直不及三之二計吾所失蓋不勝多矣吾與君相從久宜蒙庇護蓋為我且虛數以告官司他日自有以相報范喜其言且異後謝諾其請為之委曲張遂不復捐斗升門里皆知之而畏二家力勢弗敢宣泄壬辰秋大稔前事頓息范張由此愈益交歡癸巳之春范以微疾卒將歿復蘇呼謂其弟曰我適入一公府殿宇嚴峻官吏森列使我供責減壽二紀狀我念平生無過惡拒而不從吏云前年汝為隅官虛申張家振糶米二千石至餓死者若干人非過惡而何我記得向時張家認只千石今所乃倍之 哀祈此吏凡放回取千照遂得暫歸當來應干文書盡真篋中汝為我檢索恐可藉手第亟往取視果二千石范即瞑目時年三十有八踰歲張亦死

劉昉明

潮陽劉昉明甲志所書開源宮主允之子也臨生時允夢人自誦其詩兩句云杖搖楚甸三千里衣惹秦川一帶雲既而昉後仕至太常少卿三帥潭州一臨夔府符其夢

九月梅詩

紹興二十八年九月潮州揭陽縣治東壩梅花盛開嶺外梅著花固早於江浙然亦須至冬乃有之邑人甚以為異士子多賦詩大抵皆諷令尹時梁鄭公正為館客寓此齋亦一篇曰老菊殘梧九月霜誰將先暖入東堂不因造物於人厚肯放梅枝特地香九鼎燮調端有待百花羞澁敢言芳看來水玉渾相映好取龍吟播樂章語意不凡類王沂公雖然未得和羨用且向百

花頭上開之句明年還泉州解試第一又明年遂魁天下致位
上宰

程氏樟木

鄱陽松子源民程氏家山有大樟木一株傳二三十世矣族系
益熾莫適為主故不加翦暴高至侵雲霄慶元元年族長知萬
與眾議以為薦福寺使自伐之監寺僧紹禧住泣其事木半生
癭隆起三四尺一匠先升高削其癭既脫中直泓水澄湛一蛇
蒼褐色見人若躍空而下匠以語禧懼欲捨之知萬不可曰吾
舉宗聚謀發心施佛渠可中止卒仆之悉芟刈幹枝獨留木身
矯然如斷虹長隄時農人種稻在田乃擊鼓喚集飲以杯酒挽
拽未十步木展轉東西五人遭壓知萬侄亦死其傷股敗面者
又十餘輩死家欲訴於官知萬曰不幸及此吾自如猶子之痛
尚何忍復相因乎竟載木歸寺紹熙以他事為郡倅所治因
獄戶將受杖而聽贖木今為大殿殿柱

清塘發洪

慶元乙卯歲夏五月中旬間饒州大雨七晝夜江湖皆溢水入
城者過六尺鄱陽浮梁尤甚清塘村去州九十里劉氏擅其地
是時庭中數處穿穴濺水跳珠其家謂積水固然弗以為慮至
二十二日午未之際忽成兩大竅泉湧出其中方知必有水禍
悉收拾篋縛置梁上而率家人登舟趨後山甫及山半水大至
回望故廬已蕩然隨流而去無尺椽片瓦存迨水退往視則陷
為污澤了無向來居室形生之体具掃空識者謂蛟螭輩乘水
勢與人為害然亦不可柰何矣

諸暨陸生妻

諸暨縣治有胡四饒民陸生者居縣後湖塍上以打鑿紙錢為業一旦黃昏方悲事倦而就寢妻懷娠過期兩月夫未睡時覺腹痛因卧其傍有頃陸睡覺不見妻而房門原未曾開知墮怪境急籠燈出呼索且邀鄰居人窮訪之半夜後聞湖內人應聲月正明望之乃妻也率一少年共往取之妻執少年衣袂曰將孩兒還我暨登岸陸挾以歸胎已失去始能云見數人來房內喚出到一處引入小室排設薦褥如產閣然不覺免身既洗滌加襁褓觀者滿前曰男兒也真可喜我未及就觀驚無所觀今思之殆與死為鄰亦幸而獲存耳明日起居泰然一無患苦湖雖不廣而外與江連疑婦人向來受胎之時必夢蛟螭輩來與交接而不肯言時慶元九年中元後也

茅山道士

揚州名醫楊吉老其術甚著其郡一士人狀若有疾屢不即瘳莫能名其何等痛苦往謁之楊曰君熱證已極氣血消燦且盡自此三年當以背疽死不可為矣士人不樂而退聞親識間說茅山觀中一道士於醫術通神但不肯以技自名未必為人致力士人心計交切乃衣僮隸之服詣山拜之願得執薪水之役於席下道士喜留置弟子中誨以讀經晝夕祇事左右願指如意歷兩月久覺其與常隸別呼扣所從來始再拜謝過以實白之道士笑曰世間那有醫不得病汝宜試以脉示我終診視又笑曰汝便可下山吾亦無藥與汝但日日買好梨一顆如生梨已盡則取乾者泡湯飲之仍食其滓此疾當自平士人歸謹如其戒經一歲復往揚州楊醫見之驚其鬚貌腴澤脉息和平謂之曰君必遇異人不然豈有痊安之理士人以告楊立具衣冠

焚香往茅山設拜蓋自咎學之未至也北夢瑣言載醫者趙鄂云一朝士疾危只有一法請剝吃消梨不限多少如咀齧不及挨汁而飲或希萬一用其言遂愈此意正同

黃顏兄弟

吳郡黃顏兄弟從事科舉顏元名某父夢人告曰汝子若以顏為名必遂意即從之是歲獲鄉薦來春擢第至次舉叔季將試父又夢人使二子亦名顏覺而相語以為安有兄弟三人同名之理後再入夢於是拆顏字為二叔名彥而季名頁果同榜登第王順伯李仲詩皆與顏之孫姻舊

平陽王夔

永嘉士人或夢至大山下見崑穴豁開祠廟赫然一神正中坐而綠袍判官持文書前白曰呈今年舉人解榜士人偪而觀之僅見王夔二字判官指之曰此平陽王廷用也士人固與廷用善荅彼不名夔判官曰湏用改名乃可夢者覺而喜以書告之使更名廷用曰士子得失蓋自有命存豈應信他人一夢不肯改旬日夢復如初又以告其意確然不移遂至於三判官頗怒曰王秀才執志頑悍如此我必要他改了夢者以屢遭沮卻不復言會秋闈不遠人舉各納試卷連粘家狀廷用手寫十紙皆錯誤不堪用瞿然而悟即為夔一上中選繼登科於丁丑王十朋榜中

陽春縣

嶺南大抵皆瘴毒而春州最甚自唐以來北客謫徙者罕得生還本朝廢為陽春縣以隸南恩州蓋計為一邑則士大夫竄逐罪囚黥配皆獲免至彼亦建議者持心近厚云凡調注縣令如

滿三年許不用舉士由選階改京秩去者莫得歸然貪嗜榮進
率冒昧以往惟淳熙中莆田葉元卞獨終更與妻室無恙而家
人子盡死一婢正病卧於別室夜聞其呻吟聲俄如喉間痰涎
喘擁之狀迨旦視之乃自縊於梁梁去床猶丈許無階梯可升
蓋徙前不善終者從而為厲非專以瘴而損命也余千鍾宏為
惠州歸善巡檢時正覩其事葉名子昂丞相之侄也

汪氏庵僧

徽州城外三里汪朝議家祖父墳庵在焉紹興間招僧惠洪住
持僧但飽食安坐未嘗誦經課念於供事香火亦極簡畧僅能
循循自守不為他過主家皆安之凡歷歲二十乾道二年病終
汪氏塋之於近山元有大楮樹鬱茂扶疏數月後頓以枯死繼
生菌蕈汪僕牧羊過之見其肥白光聚采而獻之主人用常法
爇治味殊香茸殆勝於肉今夕摘盡明旦復然源源不窮至於
三秋浸浸聞於外或持錢來求輟買悉拒弗與又畏人盜取乃
設短墻闌護之鄰人憤嫉夜踰墻入將斧其根株楮忽作人言
曰此非爾所得食強取之必受殃災我即是庵主也坐虛受供
施不知慙退愧身沒之後冥司罰為菌蕈以償所以肥美者吾
精血所化也今謫數已足從此去矣鄰人駭而退以告汪汪猶
不信自往驗之不復有菌遂伐以為薪

希韓大正

梁起道知虔州有王宗愈者由大理丞坐事送吏部注零都知
縣初到詣郡參謁既畢當趨下循廊而出梁以其方為朝士且
與之有舊留使升車王辭避不敢梁呼其字曰希韓不須如此
言之再三客將謂其為官稱即傳聲曰請希韓上轎客主皆解

顏梁雖赴性嚴毅而察知愚野不之問李正之提點坑冶巡歷
廣西過長沙郡僚具迎牘稱曰提點大正蓋不知其名而亦誤
以為官稱若正之類者李怒移文潭府治諸曹書吏時張欽夫
居於潭其緘亦如是府主劉共甫笑曰他容容或不曉君何為
爾張愧笑及李至引咎謝不敏焉

小樓燭花詞

紹興十五年三月十五日予在臨安試詞科第三場畢出院時
尚早同試者何善伯明徐搏升甫相率游市時族叔邦直應賢
鄉人許良佐憚舉省試罷相與同行因至抱劍街伯明素與明
娼孫小九來往遂拉訪其家置酒於小樓夜月如晝臨欄望月
兩燭結花燦然若連珠孫娼固慧解事乃白坐中曰今夕桂
魄皎潔燭花呈祥五君皆較藝蘭省其為登名高第可證不疑
願各賦一詞紀實且為他日一段佳話遂取吳牋五幅實於卓
升甫應賢舉舜皆謝不能伯明俊爽敏捷即操筆作浣溪沙一
闋曰草草杯盤訪玉人燈花呈喜坐天春邀即覓句要奇新黛
淺嬌情脉脉雲輕抑弱意真真從今風月屬閑人衆傳觀歎賞
獨恨其末句失意手續成臨江僊曰綺席留歡歡正洽高樓佳
氣重重釵頭小篆燭花紅直須將喜事來報主人公桂月十分
春正半廣寒宮殿葱葱姮娥相曲欄東雲梯知不遠平步躡東
風孫滿酌一觥相勸曰學士必高中此瑞殆為君設也已而予
果奏名賜第餘四人皆不偶

南康戲語

汪仲嘉謫南康寓處僧舍嘗招郡僚宴集營倡咸在有姓楊及
李者於群輩中藝色差可采理椽主李戶椽主楊席間時時相

與嘲戲理掾顧謂戶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固載之魯論無用相笑也坐客哂之而求所以為對者教麋用卿正與汪公對奕麋爭刼思行星子沈令從傍咕囁汪曰我已有對矣傍觀者審當局者迷衆擊節嗟賞以為名對各為之滿飲一觴一時戲語遂為風流清話

泗州印怪

安定郡王趙德麟建炎初自京師挈家東下抵泗州北城於驛邸憇宿薄暮索熟水即呼有妾應聲捧杯以進而用紫蓋頭遮其首趙曰汝輩既在室中何必如是自為揭之乃枯骨耳趙畧無怖容連批其頰曰我不是無人使要爾怪鬼何用叱使其去掩冉而滅趙不以語家人留駐竟夕天明始登塗

汀州通判

紹興中宗室忘其名當范汝為亂後差汀州通判無官舍可居暫寓推官廳吏士多言有怪偶正員缺因暫寓其處此廳正自有七姑子之擾方冬初薄寒獨坐火閣內忽一吏捧十餘刺納謁視其官位姓名皆稱前任通判汀州軍州事趙生心知為厲扣吏曰此諸客何為悉集於此對曰並是累年以前做通判者各終於任所故魂魄無歸棲泊度日聞尊公來相率求見趙又曰汝復何人曰亦故客將今已死矣趙曰客既多若一番相見無緣歎曲汝自以先後之序逐一為吾近請吏拱手曰諾於是引一客至趙接以賓禮歷詢其鄉里并所歷官今眷屬安在客如言對答殊不他談頃刻告退再一客如前語之盡十人乃遍謝曰日晚茶酒兵不在不得具茶湯且無由報謁幸勿責誚皆唯唯揖別已而寂然人謂趙以一生人而對十鬼其膽勇可敬

祿位當未艾也然自後才五年僅得某州通判以卒

張三娘

德興醫者葉吉甫妻張氏行第三乾道中暴得熱疾未斂復甦云被一公皂追去行郊野間卒杳杳冥冥莫知處所久而到一官府趨赴庭下立一貴人正中坐皂隸呈文書貴人振怒命捽皂於地一獄卒以荆杖訊其足叱曰我本使令追樂平縣金山鄉許門張氏三娘今乃差誤何也此婦人合更有一紀壽生兩男豈得遽引來即別遣人送還我寤吉甫喜其再生而不暇詢許門之事後張氏果誕兩男恰十二年乃亡吉甫今尚在

樂平民

樂平縣押錄梁傑有罪為刑獄使者逮送州院死於獄一市民為證佐者相繼亦以疫隕既而經檢驗箱卒用蓆席束其尸埋諸芝山寺亂冢之側越三日寺僧到彼處見所瘞土外露一手白於衆命僕啓之則已活扶出外與之湯粥民蒙蒙然畧不能說所見但云若夢中然雖復得為人而面色全如樞蠟殊無血液滋潤四体皆黑洎還家其妻已為他人所據不復肯歸原夫此民棲棲行乞至今猶存

眉壽庵僕妻

樂平何衡程國老自作生瑩築庵舍名之曰眉壽延僧主之其後僧去只令一僕挈家居其中僕出田間歸時已黃昏不見厥妻呼外人遍往尋訪山巖榛莽無處不至倦極而反悶睡未熟聞攬殿內似有人轉動啾唧之聲審聽之則妻也急燭火登梯發壁取之正卧於簟上四傍無隙縫雖雀鼠不可入扣妻所見

蜜匕不能言後亦無他

上官醫

醫者上官彥成本邵武人自稱北京駐泊云宣和中在京師試針灸得翰林醫學轉副使皆妾也乾道初來鄱陽其技亦平平而能大言宗室公頗頗滑稽善譚因坐群客次有言某人病勢可慮一客云可招上官駐泊公頗感然曰上官時則下官去矣坐皆絕倒蓋州郡每日申時兵校交番其當直軍員必大聲曰上番來當下者繼之曰下番去故用此以為戲彥成聞而甚病其語譽日削焉

王縣尉小箱

呂叔詔為太平宰攝尉王生同僚以憂去臨行持一黑板箱并他篋隻數寄與呂宅丁寧謹護此箱無致失壞言之於再於三而未已呂既受其託為寘諸床內板閣上初時聞其中咕囁悉宰但以為鼠拊席嚇之則止箱鎖處向外對南久之忽而壁謂妻妾移之正之明日又橫轉南北向始微怪訝數月後王生來即取去且求一舟至江津徐扣其所留乃在邑日一娼家睽未幾倡死王親詣瘞所焚化其柩而包燼骨著小函箱中所貯蓋此也是日拋於江流則向來現小怪者為倡鬼無疑呂氏追思悚漸撤其板閣忽忽若有所覩

建康三聖廟

建康土俗多事三聖所在立廟而塑像唯一軀莫知為何神靈威頗著吏民奉之尤謹向容縣一廟在丞廳大門內之東每歲春月邑人祭享沓至宰猪烹羊往來必經廷下從朝至暮叫吼冗雜紹興辛亥吳人顏景宴為丞欲塞其戶吏卒交勸以為必興禍殃顏勉為止次年竟不柰其喧乃築短垣於傍以限之自

是出入者必迂枉經吏舍後轉而之廟前來者視舊日益少矣
顏將蒲秩求檄還家時甲寅六月也縣人詣廟焚香告曰言前
所以遮隔祭祠皆顏縣丞之意願勿以為吾民罪顏到家忽病
泄洩一夕而卒顏名叔平魯子侍郎之子蔭補登科年少雋爽
遽至隕命士友嗟惜豈其受命於天而為一神所夭奪豈偶然
耶江寧尉司一廟亦如此凡居官者至必祀謁丹陽劉正國宰
獨不肯加敬每輻過其前且舉袖掩面一弟隨侍未幾以小疾
終妻陶氏懷妊而病夢神言汝夫無禮於我我已取厥弟苟為
不悛當復取汝陶氏以告劉劉不信果死劉始悔懼躬往禱謝
乃已

范成績

范成績石湖參政弟也賦性堅暴每從其兄居藩方輒為所困
撓紹熙甲寅為建康通判冬至之夕庖妾報醜鳴一家皆懼欲
求僧巫禳謝置不問既而益甚至或哮吼作鷄犬百禽之聲其
音響厲外間悉聞之范親以刀破其甕即日聲出釜中又碎釜
毀竈於是諸怪互作正對客坐桌椅昂然自舉烘籠奮而行蹠
之不止舞躍自若凡擾擾數月習慣為常次年四月八日與同
僚在部廳忽覺痰眩不復能支吾從吏掖登車僅到家喉中涎
如泉湧啞有聲其家人云全與白米相似衆醫切脉下藥皆
不可納俄大叫一聲而殞

陳侍制

陳元承侍制 補閩中人天資好道紹熙中常從韓蘄王宣撫幕
後為秦丞相所惡屏處累歲遂絕意宦塗結茅廬於白容大茅
峯之傍盡屏妻妾築八卦臺晨夕朝禮星斗暇則存神內視恬

澹寡欲買田數十畝於山下以贍方外遊士每歲春二月大茅君生朝士庶道流輻輳寧宮香十七所供醮無虛席惟山北元符萬壽宮香火最盛陳一日往致敬逢一客愉然長而碧眼方腫標韻洒落衣榭葉衣持八角扇遮道緣化陳篋中有崇寧大錢一文即投與之客欣然接去既而曰君與我錢我不可無報復以所得錢付陳陳訝而視之則成兩錢矣回顧客已不見及還庵取出皆金錢也益大驚異是夜夢其人來告曰子為呂洞賓以子有仙姿故相戲耳子學道之志雖切而及物之功未著盍勉之因教以服氣煉真飛符治疾之法且約三十年復相見陳既寤絕不茹葷飲酒習行天心正法奇崇異殃得其符水立愈又為人行持齋醮効驗甚多山居歷歲步武輕捷如飛道俗翕然歸重秦土之後富軸者與之有舊勸其復出始猶執志拒卻竟奪於子侄之請即家奉祠劉信叔制置江淮以為參議官旋一再典州還元職道心益怠方術不復驗暮年仍蓄姬妾腰背龍鍾視聽晦昧了非昔比因入浴熾炭於傍髻鬢見神靈叱責遂墜爐中半身灼爛以死孫婿李勳紹熙末為句容主簿為人言

林夫人廟

興化軍境內地名海口舊有林夫人廟莫知何年所立室宇不甚廣大而靈異素著凡賈客入海必致禱祠下求杯珎祈陰護乃敢行蓋嘗有至大洋遇惡風而遙望百拜乞憐見神出現於檣竿者里中豪民吳翁育山林甚盛深袤蒲谷一客來指某處欲市吳許之而需錢三千緡客酬以三百吳笑曰君來求市而十分償以是玩我也無由可解客即去是夕大風雨至旦吳氏

啓戶則三百千錢整疊於地正疑駭次外人來報昨客所議之木已大半倒折往視其見存者每皮皆上書林夫人三字始悟神物所為亟携香楮詣廟瞻謝見群木皆有運致於廟煥者意神欲之遂舉此山之植悉以獻仍輦原值還主廟人助其營建之費遠近聞者紛然而來一老叟家最富獨慳吝只施三萬衆以為太薄請益之弗聽及遣僕負錢出門如重物壓皆不能移足皇懼悔過立增為百萬新廟不日而成為屋數百間殿堂宏偉樓閣崇麗今甲於閩中云

謝樞密夢

謝子肅台州臨海人元明某為舉子時夢人告曰君若改名某則小吉名深甫則大吉紹興己卯歲先用某名赴州學春補教授金華季翔喜其文既中選自是月書季考連占前列及應舉試始更為深甫已而不利至壬午秋復然私自笑曰鬼神戲我如是豈非當止於州學生乎乾道乙酉歲議別更名逼期復夢前人告曰終不成這回又不得驚而寤仍以深甫投牒遂預計偕明年登第久之夢一卒如皇城視事快行家者携一牌刻曰御史中丞紹熙初謝自左史尹臨安鄉人或聞前夢語其友曰此去獨坐不遠矣蓋以其嘗為諫官也友荅曰吾所知一士子夢得省榜一冊乃市井遂急即賣者其上列人姓名盈版而謝公在焉於名下白書刻一相字若墨刻以是推之中丞不足賀也繼而果拜此官擢登樞密相位固可涉級而進也

丁逢及第

常州士人丁逢端叔紹熙二十九年夢人告曰汝若逢丁可則及第矣覺而改名為逢是歲秋闈不利乃嘆曰安得有人姓丁

而名可者吾必不第如是又四舉至隆興元年省榜出果有天
台丁可姓名雖竊自喜然度其弱官須次尚猶數載未必出其
衡鑑之下乾道元年秋試丁可待闕家居漕使念其貧檄為常
州考試官逢洒然自慶知必中程而可於貢院被病出逢大失
望迨揭榜乃在選中後謁謝主司諸人皆言丁主簿臨去時手
執一卷程文授吾輩云自得此卷便擬寘諸前列會以疾不克
如志願諸同院勿遺此人可雖死不憾及會卷之際各有所主
不暇為他人計適點檢一卷試犯諱當黜倉卒難訪尋遂以充
數蓋吾夫子也

李三妻

饒州市人李三妻楊氏郡吏之女也紹熙五年春染時疾招里
醫鄭莊治療未愈數日後忽覺然起坐語言舉止若男子呼李
生曰吾為中堂神王汝家從來香火嚴潔吾念汝至誠聞婦病
困來相救可喚醫者來少頃醫來楊斥其姓名莊曰何得遽爾
見輕楊曰我是神道如何叫汝姓名不得汝平日用附子入藥
煞損了人性命復敢然邪莊拒以未嘗用楊曰昨日所下其散
實有之而欺我何也莊始悚怖又曰便煮竹葉石膏湯飲之使
我至少緩已無及矣莊辭曰不知此藥所用幾種楊大怒叱之
曰醫人不識此个藥方真可笑即歷舉名品分兩無分毫差莊
於是以一服進接而飲之飲訖冥然就睡及醒再服一盃明日
遂安次年春又病亦有憑附者自稱張大王而所言畧不效但
時時注視枕屏破紙處李疑其異揭紙觀之乃畫寫一神像未
竟者亟焚諸城上病旋愈

丘孺入冥

宜黃人丘昂病困中為二吏持符逮去至官府諸吏駢列廷下候主者出坐引而前旋呼一女子手挾涼衫脚曳長帛若與丘有所證口未及言而肩膀自有吐吐與女辨者女詞屈吏命之去纏其帛扯其衫丘默寤乃少年日與此女雜居朝夕往來因與之合後嫁富家某氏子多以其貲布施道釋未數年而死冥司課其功宜受男身但有舊與丘淫通事須得直乃可故逮丘未言而傍咄者曲折已白蓋向時私意實出於女女坐是不得轉男身徑麾丘去方辭行見吏呈文書探窺之全如世間州縣追及列人導丘出抵大門則已揭示一榜曰某人曰某人某弟在馬名下注十七日字末後繫術乃里中新遊官員置押官稱殊與世異屆中途導卒私禱曰他人到此必有賄贈君那得無丘曰吾固貧士且來時不持一錢何以為謝卒曰候還家請道士轉度人經百遍足矣丘許之恍然而寤則已死一日家人環泣具棺衾僧寺擊無常鍾聲歷歷在耳為母妻言之喜其復生而母妻皆郭氏也愀然不樂越數日同時卧病不起弟果以十七日亡

姚宋佐

姚宋佐柳州人乾道八年登第為靜江府教授能詩文頗擅名其鄉而舉措多失之輕易嘗赴經畧司幹官宴席坐客受勸觴適當酌主人姚見酒黑色而侍妾所執樽又非適所用者疑為紫蘇水作色而起曰客則飲酒主人則飲水何哉主人曰此亦酒也安得有二姚以所疑對主人笑謂不然然姚之信別酌以酬之而自掠取所斟者一飲而盡始知為酒但云比向來者味差醇未幾覺腹大痛急歸俄臍府洞下繼之以血旦而死一城

皆言姚教授遭經幹所毒府帥深疑焉謂彼方有京秩之請而先怨恨必出於此即劾罷之已乃審其實蓋執樽之妾本顯房擅愛其後寵稍替將不利於主公故寘毒藥中而姚攘臂擬其禍帥逮此妾鞭殺之幹官旋亦病廢

熊雷州

崇仁熊某通判廣府攝守雷州至之日吏白當致敬雷廟熊曰吾知有社稷山川之神學官之祀而已烏有於雷祠言未訖烈風驟雨震霆飛電四合而起一橫板從空墮前取觀之乃其家以限倉戶者所題則熊手筆不勝恐急致香幣謝續馳書質家人果以其日失此板竟沒於郡予在西掖時曾行雷神加封制其廟曰顯震其神曰威德昭顯王其右神土地曰協應侯然則名載祀典渠可忽哉

丘秀才

撫州民張生以富甲鄉閭訟輒得勝所居慈龜嶺其田與艾氏鄰當歲旱彼塘涸需艾水以溉灌因致爭歐傷艾僕交訴於郡縣累歲不得直一漕使至艾往披訴乞以事付清強官且與張共約立罪賞期以今所定為據無問是否彼此勿得再言漕委宜黃丞邑士丘秀才善於丞受艾餌往禱丞先入吏語置不顧略丘陳情以告曰此累世君德而吾所自理正如是願君平心處之使滯屈獲伸亦可以少露補助於計為兩得丞為之感動如其請裁決以報張氏三僕逮繫獄姓李者病死二受杖張憤甚而不可復競唯歲設僧供具列其事若詛呪然淳熙丁未張竟以終丘秀才就館於鄉正對主人坐忽曹騰如紛辨狀久之始言吾且死矣適被吏追我至一王者居見張老及李僕索命

吏稱舊名喚我前吾拱曰自名為某與所指不同可證其妾王令訊張李叫呼曰果此人不謬吾執前說仍引去年秋試中待補生為驗言未已一吏負大簿前題曰丙午年諸州軍待補簿檢視至撫州有今姓名張李曰汝斷送我命可得以改名故輒欺冥王王使釋兩人而引吾聽判語吏讀示去本界土地契勘限十五日到吾揖退遂得蘇回念雖以計獲寬度必不免求解館歸訣妻孥主人強留之然覺其氣息奄奄迨十四日始歸未到家而卒。

姚尚書

姚尚書祐字伯受湖州安吉寒儒也偕其兄依富室館第富翁擇葬地延一客名術者於家使寓宿書館因與姚善翁嘗與之行視某處山以為不堪用既他卜矣他日再往則秀氣呈露儼然佳城念前語之失弗敢言密以告於姚曰君從主人求之候得之當指穴以告所謂某處者翁家山也姚方居父喪從容請於翁翁曰吾初意亦欲為先生求一地今幸可用吾復何辭客又語姚曰此翁儻悔之將必爭湏立券乃可約既定客引姚縱觀而謂之曰此地兩處皆有穴就上穴則二君服闋後即登科駸駸要津特患壽數不能長若就下穴則奮發稍遲至三十年後乃盛可出執政二者唯所擇姚曰吾方貧十年外無以糊口蚤得祿食足矣何暇外冀三十年外乎愿處其上客曰然則姑營之異時纔小振如吾言却移下亦可但不復有執政耳遂如之已而兄弟聯第受名伯為符寶即伯兄卒於州通判思客曩說而懼且數夢亡父來衣裳皆為水所漬於是謁告遷洎啓壙水盈其中其熱如湯伯受至禮部尚書丁母憂後出鎮太原以